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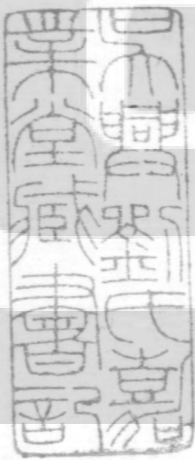
春秋傳注

卷之五

莊公一

公名同桓公適子夫人文姜于生即位時年十三在位三十一年

年妻哀



戊子 莊王元年
齊襄五年 晉緡十二年 衛惠七年 黔年三
子四年 蔡襄二年 鄭厲八年 子儀元年 曹莊九年
陳莊七年 杞靖十一年 宋莊
十七 秦武五年 楚武四十八

春王正月

繼故不行即位禮史故無書

三月夫人孫于齊

內出奔曰孫。不稱姜氏蒙上文非義所係

桓公之薨也夫人寔為之父兄百官衆怒群

春秋傳注

莊公一

一

誦故夫人亦不安魯而暫孫于齊其後魯主
王姬齊魯式好夫人即歸經不言夫人至自
齊蓋不告廟史故無書非聖人之削之也

夏單伯送王姬

單伯周大夫世有其人故文十

謂魯之命大夫命大夫不見即其伯之後人也若
己百歲以上猶得誣以子叔姬之事乎知單伯
之為周大夫則知是送
非逆公穀之言非矣

此魯事之大不幸也王使魯人主嫁女之事
當先遣使以言之豈不知魯方喪親：又齊
之所殺者乎今一介未通突有送姬之告不

但魯不暇辭并下暇以衰麻之故早築王姬
之館于外魯之庸臣皆以例出王姬莫為諫
阻使不共之子竟為奉命之人自是童昏之
莊不復知有齊之當絕矣莊不知夫人至矣
夫子報父仇性也及其童昏又當輔之以義
外有主婚之例內無骨鯁之臣使莊甥舅之
日親而夫人去來之莫禁禍皆始于送姬之
日洎：不絕終成江河慎始哉

秋築王姬之館于外

新築故史特書當此之時必以衰麻之故魯之庸臣蓋亦議而後為之不知主婚之魯之與齊不當僅以衰麻論也

冬十月乙亥陳侯林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不稱天史文略不得執

為褒貶又非可加于天王春桓公之薨當已赴于王朝矣及其命魯主婚

王正月亦不稱天豈亦是貶魯築王姬之館于外王始悟其衰麻不可成

乎吉禮也為之錫命以吉之義不在乎桓公

在乎莊公之即吉也

王姬歸于齊

自魯而行故書王姬歸于齊然則齊侯來逆

乎曰莊十一年王姬亦歸于齊而傳言齊侯

來逆共姬則今日之親迎可知來而不書疑

諸侯逆女例不見公不見則不書亦史法也

齊師遷紀邢鄆郟紀告○從其民于他處而有其地曰遷宿遷陽亦猶是也

甚矣齊襄之惡也一日尚主即遷三邑三邑

遷紀無以復存矣以是益知僖之舍紀寔為

季姜之故也

己莊王二年齊襄六年晉緡十三衛惠八年

宣公杞靖十二年宋莊

春王二月葬陳莊公

夏公子慶父帥師伐于餘丘慶父莊公庶兄于次為孟避莊公自

居于仲其後史稱仲孫寔即孟氏也

餘丘小國名于發語詞猶於越也餘丘何以

伐傳不能言內事詳非義所係

秋七月齊王姬卒

檀弓曰齊告王姬之喪魯莊公為之大功疑

王姬之自魯往者魯宜為之服也然則齊桓

夫人烝姬也其卒也何以不書適不告也經

于內事所削者女歸時祭之類而已其他則

存者寔多不當輕以筆削為說

冬十有二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齊地。以下齊夫人至

皆不見經摠不告廟故

此聖人之微言也秋七月王姬卒冬十有二

月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何前此之不往哉

然則王姬苟存姜之往不至是也

乙酉宋公馮卒子捷立是為閔公

庚莊王三年齊襄七年晉緡十四衛惠九年九

陳宣二年杞靖十三年宋閔公

春王正月溺會齊師伐衛溺不書氏史略文非

衛朔奔齊黔年在衛齊欲納朔左曰疾之非

莊之忘仇從可知也

夏四月葬宋莊公

五月葬桓王

遲之七年而後葬王室雖貧亦莊王之不念

父也

秋紀季以鄒入于齊紀告季紀侯。鄒即今東昌府博平縣齊伐魯

齊遷三邑紀知必亡無可柰何願以一邑附

齊以存五廟蓋至是而紀侯之去決矣

冬公次于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為次

此內次也君行則書然其所以次不可知也

左氏曰將會鄭伯謀紀夫莊與齊襄方順其

欲豈有齊所欲滅而莊願謀之者哉莊公之

傳文多闕略又多與經違不當強為之說

辛莊王四年齊襄八晉緡十五衛惠十黔年十

二陳宣三杞靖十四宋閔

二秦武八楚武五十一卒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魯地

三月紀伯姬卒

以此推之則內女嫁于諸侯者其卒也亦必

來赴公使弔之舊史必書然而有不書者經

削之也其所不削當必有義紀視魯為存亡

紀伯姬卒而紀侯遂大去其國然則伯姬苟

存齊猶未至迫紀而逐之歟

夏齊侯陳侯宣鄭伯厲遇于垂

齊告。鄭伯是儀是突。總不可

知然以情理揆之當必是突

所以遇之故傳不能言或曰齊欲圖紀夫齊

之于紀且旦夕舉何假乎陳鄭而遇之又何

忌乎陳鄭而遇之彼遇自有事齊告遇而不

告其事故史但書遇經于外事無筆削舊史

所載經無不書

紀侯大去其國 紀告

非出奔也知其必亡故自棄其國耳繇是紀之地折而入于齊：國益大雖不言滅與滅紀同以是紀告故以去為文若夫聖人之情則直惡齊之滅紀也

六月乙丑齊侯葬紀伯姬 齊告

齊既滅紀夫人在殯而不及葬齊為葬之因以葬紀夫人來告于魯經故存之以惡齊襄

秋七月

冬公及齊人狩于禚 齊人即齊侯史略文

猗嗟之詩曰猗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滅兮此言魯侯射獵之貫也蓋莊年十八血氣方剛馳騁田獵以快其欲襄遂婉轉以中之要狩于禚誘道爭能巧以娛莊之意而不知襄之有獸心也襄有獸心而莊不知莊之為莊豈但亡仇而已哉

壬莊王五年 齊襄九年晉緡十六衛惠十一黔年
辰八年 宣四
十三年 宣四
三秦武九 楚文王熊賁元年
春秋傳注 莊公一

春王正月

夏夫人姜氏如齊師

經言齊師傳不言此師為何豈襄欲會姜托之伐國以翱翔其衆邪會禚祝丘歷日而返故書月此與防穀歷月而返故書時呼鳴襄之死可計日矣

秋郟黎來朝

郟國在今兗州府滕縣

郟曾姓出自邾之始封挾之七世孫顏有功于周封其小子友于郟為宋附庸附庸稱

名非夷狄也來朝則書內詞詳非義所係

冬公會齊人宋人

閔陳人蔡人哀伐衛其稱人

非義所係齊先宋齊為政也

伐黔牟也三年春齊魯二國伐之不克故聯

五國以伐之必納朔而後已

癸亥九年六年齊襄十晉緡十七衛惠十二黔牟

宋問四秦武十杞靖十二楚文二

春王正月王人子突救衛凡君行則國史必從

而後書是時公親將兵史知救者之不可知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八

俘伐黔牟所獲也文姜請之理或宜然

甲莊王七年齊襄十一晉緡十八衛惠十三蔡

陳宣六杞靖十七宋閔

春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防魯地

夏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中星隕如雨

秋大水無麥苗

冬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穀齊地

乙莊王十八年齊襄十二弒晉緡十九衛惠十

宋閔六秦武十二杞靖十八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次不言其所為而曰

以俟陳人蔡人蓋以俟陳蔡號令于國史遂以書

甲午治兵

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經言師而不言公言之在單與

否寔不可知不當據左氏以為之說○邾自此附庸于齊至文公十二年來奔于魯

秋師還

次郎治兵以迄圍邾事之本末摠不可知大

略齊欲用兵牽帥魯莊以役之耳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弒其君諸兒無知雖立齊猶

春之五
以寔告不稱公孫
告者不言公孫也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戌葵丘瓜時而往曰及
瓜而代期戌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譏作亂
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罷于
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
作亂冬十有一月齊侯游于姑棼還見大豕
彭生遂遇賊弑襄公而立無知手弑非無知
而曰無知弑其君無知主弑齊以無知告也
瓜期不代怨未至于作亂襄絀無知恨未至

于弑君然而卒至于是者襄之行有以取之
矣

丙莊王十九年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緡二十衛

申二年惠十五年蔡哀十鄭厲十六子儀

九曹莊十七陳宣八杞靖十

九宋閔七秦武十三楚文五

春齊人殺無知君仍以賊告

初公孫無知虐于雍廩春雍廩殺無知雖以

私怨殺然弑君之人人之得而討之矣故自
是以後齊亦不聞討雍廩

公及齊大夫盟于蕞夏公伐齊納糾子糾小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十一 白皆僖

之庶子庶子庶襄之庶弟左傳昭十三年叔向語可証○子糾來奔于法宜書而不見經者疑初奔不見公故史不書也齊齊陽生亦猶是也齊小白入于齊軍行史從公親在軍事有

盟于莒謀納子糾也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

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

亂作管仲召忽奉公子糾來奔糾魯所出也

當是時齊既無君子糾以次當立齊之臣子

乃公言之從容盟魯迨夏出兵而不虞小白

之先入也史記曰小白善大夫高篋及殺無

知議立君高國先陰召小白于莒彼以不忌
白故公言之白少故不必忌此以忌糾故陰
召之入糾長故當忌也召之入則盟與伐俱

無事矣所謂高才捷足者先得之也嗚呼天
下有桓則天下治無桓則天下亂以事言之

則一亡公子之入國耳以春秋之世運言之
則一匡九合天固篤生斯人以濟一時之否

阨者也豈以區區長幼間論得失哉蓋至是

而聖人之意畢然存乎治亂之閑又不復以

齊之國事論矣

秋七月丁酉莖齊襄公九月乃莖

八月庚申及齊師桓戰于乾時我師敗績不言公蒙

上文。敗則書敗本無諱。例。管仲射鉤正在此戰。

此正所謂納糾也已知小白先入犹擁子糾

歷時而戰：而敗乃去之使其勝齊糾仍得

入故齊必殺子糾也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鮑叔帥師來言日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仲

仇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于生竇召忽
死之管仲請囚

冬浚洙

洙在魯北脩齊至故浚之

丁莊王十年齊桓二晉緡二十一衛惠十六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凡戰不言伐長勺

魯可知史省文非經削也齊人三

鼓而後乘之故不言戰而言敗

齊師伐魯報乾時之戰公敗齊師于長勺

春秋傳注

莊公一

十三

二月公侵宋

潛師掠境日侵此書侵之始

何以侵宋傳不言其故疑党齊也

三月宋人遷宿

宿告。宿自是下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于次

郎以取成行即見敗故不言伐其寔次即亦伐也

齊既敗魯乾時即遣大夫帥師臨魯脅殺子

糾又乘其再克以伐魯長勺戰敗又以公嘗

侵宋復挾宋以次于郎齊之加于魯為己亟

矣夫謀伯略者貴遠猷齊不釋魯以為後圖

遽戰喪師非經遠之略也意仲雖見用謀未

及施聽其屢敗以覘其悔然後進以作內政

寄軍令之法乎三折肱知為良醫桓其折肱

之智也已矣

秋九月荆敗文蔡師于莘以蔡侯猷舞歸

蔡告楚

楚

本封號春秋之始往二年自稱荆猷舞以名告者。子盱監國莊十九年猷舞卒于楚盱始立

是為穆侯

此楚見春秋之始也楚自桓之六年代隨請

尊號于周宜為聖人所深惡矣而不書者赴

卷之五

告不通舊史不載也今蔡告矣楚本祝融之後其後鬻熊事文王成王封其曾孫熊繹于荆命之子爵而居丹陽豈有殊于中國哉所以淪于夷狄而不返者僭王故也且自莊之十年迄于春秋之終無日不以猶夏為事竭中國之力齊桓晉文之強僅乃禦之而終無以大創于楚于是聖人作經自誅亂臣討賊子外首以外楚為事矣說者徒見楚之猶夏無不書中國之禦楚無不書以為聖人作經

辨入毫
毛

專以內中國外夷狄為本義而不知非聖人之意也苟無亂賊則春秋不作春秋不作即欲內中國外夷狄而無從故說春秋者不可以內中國外夷狄為本義且夫春秋之世之甚明者無若內中國外夷狄之一事齊桓伐楚則能外宋襄戰敗則能外晉文戰勝則能外新城之盟則能外晉成爭鄭則能外林父敗邲則能外馬陵救鄭則能外鄢陵倖勝則能外悼公三駕則能外其平楚而與之為好

者前則齊之盟後則宋之盟而已是則外楚
 一事夫固春秋之所甚明也以所甚明者而
 又作書以詔之抑何贅而不足訓乎惟是弑
 君一事天下習以為故然有弑父而仍可以
 為君有弑君而仍可以為相或畏其威或利
 其利是則長夜之悲聖人之所不忍默耳故
 說春秋而以内中國外夷秋為本義是違聖
 人之志而以孟氏之言為不信也是假春秋
 以言宋事而于當日之春秋固無涉也而又
 可以訓乎哉曰然則聖人不惡楚乎曰負其
 險遠包藏禍心蔑視宗周蠶食上國雖庸人
 亦知惡而况聖人顧作經之本意不在是耳
 蔡近楚：圖北方即微息侯蔡必首禍左氏
 之言曰云：舍其大而言其細不足信也敵
 舞歿于楚無赴告故不見經子盱立追謚其
 父為哀侯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齊魯雖惡然亦編告以示威○此書

滅之始○譚子名不告
 春秋傳注

秋宋大水

宋告國。經書外異。惟齊宋餘國不書。者餘國有災。或亦來告魯。不往弔也。

凡外灾告則使弔之。史故得書。比歲交兵。宋

不廢告魯。不廢弔見春秋之始。猶有邦交之

遺意焉。

冬王姬歸于齊

魯主婚則王姬自我而行也。是時齊魯方惡

猶主齊婚者主婚有例法不得辭。○傳言齊

侯來送共姬則桓之來魯可知。然而不書者

不見公也。莊元年不書襄送。此年亦不書桓

逆則凡逆女不相見可知。隱元傳衛侯來會

葬不見公故不書。是可例也。莊元年王姬歸

于齊。經言單伯送王姬。此獨無送乎。何以不

書。單伯王之尊官。故應得書。此或微者行故

不書。凡皆事之異致。史有異與聖人之筆削

無與宜特辨之。

己莊王十有二年齊桓四晉緡二十三衛惠

子儀十曾莊二十陳宣十一杞靖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鄒紀侯卒無赴

春秋傳注莊公二

此叔姬歸紀之所以書也叔姬伯姬之媵適齊強暴紀候遜國伯姬云亡莖：一媵沒紀侯于患難之中至是紀候卒而歸于鄆也鄆者五廟之所在身為紀婦職在蘋蘩生受其榮死遺其祀婦道之謂何不歸宗國而歸二鄆豈宗國之不可歸哉蓋心有所不忍焉爾忠臣節婦千古為烈呼乎誰非不忍之所生哉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弑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仇牧

以大臣死故并告華督亦死而舊史不書必不告也不告者宋之公義不當忘以經削說之○

閔公不書葬因亂失告

乘丘之役公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公右欵

孫生搏之宋人請人宋公斬之曰始敬吾子今子魯囚也吾弗敬子矣病之十二年秋宋萬弑閔公于蒙澤一言之戲即隕其身為君者誠可畏也抑人臣之橫何以至于此極乎

習以為常殺一人而不自覺此亂臣賊子之所以接跡于域中也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宋告。殺宋萬不書。疑以復亂故失告。

此即蕭叔大心之討賊也。今按宋萬弑君而

立子游群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毫南宮牛

猛獲帥師圍毫則萬既居然一宋相矣苟非

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奮身而討之

則牛與游安得而殺萬亦安得而奔哉其奔

則敗而走死也其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

裹之則懼其勇而以計取也醢其身與其久

可以報閔公于地下矣然則殺宋萬何以不

書宋亂復熾赴告缺然故莖閔公亦不赴明

年春齊桓會北杏以平宋亂則餘亮之猶反

側可知談者不明事理反云不正天討不以

討賊之名與之則豈有如此勤勞亞於石碯

僅一等而反為聖人之所責哉此可以表大

心之事矣

庚僖王十有三年

齊桓五晉緡二十四衛惠十

子元年

九蔡哀十四杞靖二十三周

十三年

陳宣十四杞靖二十三周

春秋傳注

莊公二

春齊侯宋人桓陳人蔡人昝邾人會于北杏齊魯雖惡然以平宋亂播告諸侯。蔡哀在楚此會者世子昝也。蔡世子邾附庸稱號不一故自齊侯外稱以人稱。

寫桓仲起手如畫

此世道之一變也自隱元迄今四十有二年曾有四諸侯共戴一國而推之以主會者乎自桓以英才得賢相有伯天下之心秉宋亂之未息召四國而會之曰宋如有故各出銳師以討之于是宋人之亂遂息天下之人推桓功者此其一矣夫宋非有求于桓也桓憂

公道

宋人之憂任宋人之事而不期乎宋人之見德故桓仲之所以收天下者自北杏始然則桓果有罪乎迺太阿之柄還之宗周唯周公其人而又為王卿士然後可苟在藩服雖太公猶難之也而况齊桓乎此春秋所以深惡乎鄭莊也

夏六月齊人滅遂齊徧告以威諸侯

北杏之會召遂人遂人不至夏齊滅遂戍之而還

秋七月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柯即今兗州府東阿縣一名桃丘

魯盟國也桓既平宋事莫急于收魯而魯以

乾時之故怨隙未平桓乃降心以平之柯之

盟齊志非魯志也雖與齊盟猶不誠服故兩

鄆之會魯俱不與伐邾伐鄭魯無從兵既盟

于幽又受鄭之逃人不以時執致有西鄙之

師蓋桓伯之初魯國猶咄強于桓者如此

辛僖王十有四年齊桓六晉緡二十五鄭厲二十一子

儀十四年宋桓二秦武十八陳宣十三杞共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齊告。齊討宋罪君必

定稱往：不書其爵。經于此見曹亦附齊。

傳曰宋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夫

宋亂未平得齊桓而始息宜戴德之不遑也

何反背北杏之會哉良以宋爵上公齊爵侯

也桓非命伯而先上公自謂有功遽忘謙德

宋不遽為之下耳桓知宋非無名當假周而

始服爰請師于周：以單伯會之取成于宋

其冬單伯會齊宋于鄆傳曰宋服故也是以單伯定其位次明年齊宋會于鄆不假單伯故曰齊始伯也自是會盟之班序始先齊侯二十七年王使召伯廖賜齊桓以伯侯伯之命然後侵伐之班序始先齊侯自此以前未有遽然以號于衆者也倡伯之難至于如此在位三十年而伐楚詎可輕為桓病哉

夏單伯會伐宋齊告

三國伐宋單伯會之非更伐宋也傳曰齊請

師于周單伯周大夫于此益見

秋七月荆入蔡

蔡非遽絕中國故應來告

蔡哀侯在楚蔡人會北杏故荆復入蔡：自是折而入于楚終齊桓之世不與盟僖四年齊桓侵蔡或曰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楚滅息以息媯歸息媯怨蔡楚文王為之入蔡此事寔也而曰北杏之故何哉曰此左氏之誣也荆于莊之二十二年熊頤弑其兄堵敖而自立明年是為楚成之元年遣使

徧聘列國經有荆人來聘之書為可據也今
曰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滅息
之年已在敗莘之後又生堵敖及成王成王
于莊二十二年長不過九歲世有九歲之人即
能弑兄而使徧聘乎然則息媯事容或有之與
入蔡自不相涉荆之入蔡確為北杏無疑也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厲于鄆齊告

單伯主會以班齊宋之次而鄭與衛亦附焉
義在宋不在鄭與衛故傳特云宋服故也然

桓于此亦失義矣鄭伯突于此年夏使傅瑕
弑子儀而入雖不來告齊豈不聞既篡忽又
弑儀亂臣賊子執而戮之于勢甚易且鄭之
伐楚者厲也非鄭也我殺一厲而別立君鄭
必長服于我諸侯聞之畏威懷德孰敢不以
齊為歸柰何喜在得鄭不先誅討之兵使厲
得幸生因復恣其反覆之詐不獨失義亦并

失策則當日之賢侯總無明于大義者耳或
曰厲伐楚似亦未可輕殺嗟乎以襄之狂尚

不難于首止之會殺子疊而輟高渠彌何獨
于桓而不能且楚亦何愛于厲也者極其至
不過爭鄭而止耳爭鄭之事終亦何能自免
哉故齊桓之以柔道致天下于法甚善而獨
以之施于鄭者誤也

壬傳王十有五年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
寅三年十有五年齊桓七晉緡二十六衛惠二
曹莊二十三陳宣十四杞共二
宋莊三秦武十九楚文十一

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齊告

雖曰齊自為會不假單伯然甫會復會必為

鄭舉蓋鄭之反覆宜亦齊之所慮也

夏夫人姜氏如齊

此齊桓也文姜之復往于齊何為也哉蓋以
盟柯之後猶不附齊兩鄆之會莊俱不與齊
將有督過之心姜假國事以請于桓以是覲
然其復往欵齊雖免魯而終絕姜故自是以
後姜不敢復如齊

秋宋人齊人邾人伐郕宋告○會雖齊先伐於

北杏而
震謙
春秋傳注

莊公二

邾者宋附庸獲戾于宋故為宋伐邾宋非力
不足以制邾也以為宋有事而不助之即非
愛宋之誼也助之伐邾齊之恩意固矣

鄭人侵宋 宋告

此鄭反覆之始事也鄭資楚力以入國既臣
役于楚而齊伯方新不服齊慮不足以立國
兩會于鄆楚讓即至不得已而侵宋若曰吾
非誠服齊也不得已也兩姑之間難為婦自
此弗得寧矣夫鄭非好為是反覆也齊伯未

起楚勢方張以為即臣楚諒亦無害而不虞
齊之驟伯也一日之誤憂及子孫篡國者其
亦悔是哉

冬十月

癸酉 僖王十有六年 齊桓八年 晉緡二十七年 滅武公
卯 四年 鄭厲二十三年 曹莊二十二年 衛惠二十二年 蔡
哀十七 杞共三 宋桓四 秦武二十 楚文十二

春王正月

夏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齊告

責其侵宋也齊伐鄭：必服齊俄而荆復伐

鄭南北之爭自此始矣

秋荆伐鄭鄭告

鄭厲公之服楚傳無其迹何以知其資楚力以入國乎曰厲之在櫟者十九年而衆莫敢動蓋必有所恃以自立矣所恃者楚也左傳曰鄭伯入自櫟緩告于楚秋楚伐鄭及櫟為不禮故也夫鄭自入國何預于楚而楚得以緩告責之則在櫟之時其所臣役于楚以示強于鄭者不言可知矣然吾以為此謾言也

上已說
到沒解
悶處此
復更進
一步

緩告之事已及兩年至此日而始伐者非為緩告也齊伐鄭而鄭服齊楚亟誅其內向也掩其爭服之情而以緩告布于諸侯鄭之為詞可謂甚巧孰知資楚力以入國情已盡露于此哉世言鄭之反覆倏南倏北者且百年而不知寔自厲公始厲之反覆寔自資楚力以入國始故曰一日之誤憂及子孫篡國者其亦悔是也

冬十有二月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穆滑伯滕子同盟于幽魯寔與盟宜書公會不

會齊侯宜以公羊為正同盟者凡盟必次第心經之書同者十有六無異義也自是以後諸侯無敢私相盟

此伯主合盟之首事也凡伯天下必大為盟

以合之桓弼而行故其也甚難而天下之從

之也亦遽不相下宋之從桓雖北杏寔自單

伯伐宋始魯之從桓雖盟柯寔自今日始陳

之從桓自北杏始衛鄭之從桓自會郵始其

未至也必有謀以招致之其已至也必有謀

以固結之鄭雖見伐猶告于齊尚示服齊之

意宜急盟之以堅其意而魯自盟柯以後其

向與背尚不可知亦不可不急為之圖此幽

之盟固以合天下之群亦為魯與為鄭也自

盟之後魯復受逃鄭則必再盟而始帖蓋創

業之難：于後起者如此正而不譎要豈苟

且者所得莫哉

邾子克卒杜氏謂克即儀又齊桓請王命以為

使非儀父則前儀父卒時當通于魯今不見經

是克即儀父也且春秋時名克者多字儀桓十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十二

告與不告諸國向背往來其中所見者最宜留意

八年傳王子克字子儀僖二十五年傳楚閔克
字子儀故左氏確得據之通前盟茂時己五十

二年不書葬魯

甲僖王五子瑣立
十有七年齊桓十九晉武三十九卒衛
辰年崩

二十回曾莊二十五年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五
秦德公元年楚文十五三陳宣十六杞共四宋桓五
葬孫惠

王立

春齊人執鄭詹齊告鄭罪

齊微朝于鄭之不親往而使詹行齊人執之

惡其首鼠所以為伐謀之計也

夏齊人殲于遂齊告此失利事齊亦來告見齊以情待魯

遂之遺民因氏頌氏工婁氏須遂氏饗齊戍
醉而殺齊人殲焉

秋鄭詹自齊逃來

魯不誠服故盟幽之後復受詹逃且魯與鄭
苟不同情則詹亦未必至魯也魯之反覆如

此故明年冬有西鄙之師

冬多麋

乙惠王十有八年齊桓十四晉獻公僖諸元年衛
己元年曹莊二十六年陳宣十七杞
共五宋桓六秦德二楚文十四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十三

春王三月日有食之

夏公追戎于濟西

戎侵我于濟西也不言侵史省文因公追以見內受兵惟大國書二十年齊人伐戎蓋為魯治之

秋有蠶

陰氣所積

冬十月

丙惠王十有九年齊桓十一晉獻二衛惠二十
午二年陳宣十年五蔡哀二十鄭厲二十六曾
桓七秦宣公元年楚文十五辛

春王正月

夏四月

秋公子結媵陳人之婦于鄆遂及齊侯宋公盟

因媵婦而及盟媵不書以及盟故
摯書。鄆城在今東昌府濮州

魯不誠服又受辱逃齊宋方聚謀于鄆將以伐魯結以媵婦在鄆適聞其事遂以己意乞盟于齊：急收魯因而許之經曰遂及齊侯

宋公盟是已盟也已盟所以收魯也已盟宜不伐其伐西鄙非督過之心徒以伯休所在

春秋傳注

莊公二

十四

不得不薄伐以示警耳說苑繁露皆云公子結擅生事春秋不非救莊公危也公羊亦云人臣出境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專之可也所以表結者至矣孰知所當論者更在齊桓之收魯哉合所當論而舉其細者為言此春秋之所以終古而不著也

夫人姜氏如莒

夫人行則書然不知為何事也

冬齊人宋人陳人伐我西鄙

伐郟以來齊嘗序宋下今序宋上者

齊自主兵為責魯也

所謂薄伐以示警也魯服齊二即罷兵

丁惠王二十年齊桓十二年晉獻三衛惠二十七會

未三年二十八年陳宣十和共七年宋

桓八秦宣二楚堵敖熊羆元年

春王二月夫人姜氏如莒

夏齊大災天火曰災連月有災故書時齊來告此往予也餘國有災魯不予故史不書

秋七月

冬齊人伐我齊告

伯者所以收天下蓋有術也齊桓之術近乎道宋亂未息既會北杏以平之矣已而反覆始定即為伐邾以固之鄭人侵宋即又伐鄭伐鄭亦以固宋鄭人服齊即罷兵是又寬鄭也魯受辱逃則有西鄙之伐魯人服齊亦罷兵既寬魯矣今復為魯伐戎以治濟西之役蓋以齊之強不為己用而為人用又能不念舊惡以柔其心天下之人即有崛強于齊者感其見恤之情而又服其不念舊惡之意不能不帖志以從于齊此桓之所謂正而不譎也以其近乎術故謂之伯也嗚呼不剛不柔不競不絀柔之足以為治也久矣齊以柔道致天下而其為業下于湯武僅一等自桓以下誰能嗣之也哉

莊公二終
起二十一年
至二十一年



